

佛祖統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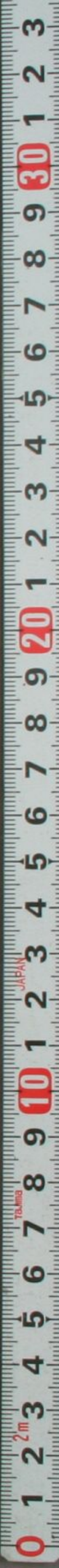
四十一  
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15





法蓮通塞志第七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擊 撰

中宗

顯高宗  
第七子

神龍元年詔韶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詔天下試  
 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誦法華經試中  
 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坐亡未樂來迎○敕遣  
 使迎韶州慧能禪師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  
 袈裟瓶鉢以諭主上嚮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  
 道場譯孔雀咒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居  
 房部祈念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藥師七佛  
 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中書門下平章



事房融。與高州至南海。遇中印度沙門般刺密諦。遂  
止。制止寺譯大佛頂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初  
明堂大赦。詔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  
亦畫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今  
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此偽經。及  
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者準勅科罪。弘道  
觀者。相產道表。留化胡經。勅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  
偽。頃以萬幾之暇。略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  
諦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偽。方  
盛老子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老子數

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升天。一商紂時  
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  
授尹令。道德經西遊。不反也。昭王二十五年。復降  
於蜀。李太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  
肆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三也。已上並實錄  
引守灝孝宗時人  
林靈素  
蕭徒也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為柱下史。孔  
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為尹令。說道德五千  
言。與尹子西之流沙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  
無。昭定兩時。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  
時。則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偽。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著書五



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爲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蜀賓化胡剃髮當招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蜀賓有剃髮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佗爲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偽經言浮圖寂滅永爲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偽經言老君命梵天

頰隨王以二莊時下生爲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頰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偽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爲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爲何義七繆也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冢者爲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爲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光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爲法師上爲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



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咎。可不畏哉。昔王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閻王訶云。世間偽經毀盡。汝罪方脫。今人撰實錄者。方盛引偽文。甘與王符同一受罪。可不悲哉。傳經諸說畧見所引更不別錄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圖之

化。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勅劉如睿八學上。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今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當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熱機緣。義見大藏家墓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今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屬



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一萬里豈當混  
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  
當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  
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禪師師得法於  
五祖自武右朝召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  
說問法執弟子禮○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  
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  
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負奉音鳳俸俗○敕菩提流志於  
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妃后同  
瞻○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

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詔七朝忌辰於內殿  
設齋行香○聖善寺成敕上庸公慧範加銀青光祿  
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  
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六師師西域  
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  
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  
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  
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  
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又御書寺額○勅文綱  
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勅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



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官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勅於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臬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黑，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勅菩提流支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音註○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觀沙門議論，勅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學士于殿壁親製讚辭。

睿宗

且高宗第八子

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柿樹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

二年勅菩提流志同法藏壁外等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勅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司徒號國公。敕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韋右將謀



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  
誅玄宗在藩謁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  
宗爲相王每出回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喜門  
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萬盞望之若華樹  
○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  
序以冠經首○十一月賢首法師法藏亡贈鴻臚卿  
蒸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令毀折  
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  
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建寺乃化緣鑄丈六彌

勒像買鄭景宅爲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  
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  
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王  
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新州國恩  
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焉世稱六祖

玄宗

隆基睿  
宗三子

開元元年勅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初葉  
法善幼歲溺水死後三年還家去青童引見老君故  
父輩在石室遇神人曰子本紫微左仙鄉謫居人世  
宜立功以濟人我奉老君命授汝以一二三五之法高  
宗召拜上卿不就乞爲道士後入西山修道景龍中



神人又降傳老君之命曰汝當輔睿宗及開元帝未  
可隱迹山林時二帝本興而廟其年八月果召赴關  
及後立相王為睿宗而玄宗又繼統凡吉凶動靜必  
預以奏會吐蕃遣使貢寶函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  
人知機密法善曰此是凶器宜令蕃使自開之函中  
弩發中蕃使立死帝重之授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  
後尸解而去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富戶墮丁  
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  
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偽監者萬二千人並令還

俗勅百官母得創寺民間母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  
贖取○二月勅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為遠  
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  
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  
母既而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稽  
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  
反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  
由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  
世法要稱為天師天子帝問國祚何如對曰鑿與有



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  
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  
識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以曾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將軍史  
獻出玉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命圖其客于壁  
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飾內道場居之尊為教  
主師譯出毗盧遮那等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  
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六年李筌至嵩山虎巖得黃帝陰符經讀數千編不  
曉其義嘗過驪山下逢老母於路旁見遺火燒樹因  
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問之母曰吾受此

經二五元六周甲子矣筌具告所得母曰少年腦血未  
滅心影不徧真吾弟子乃坐石上為說其義曰陰符  
三百字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  
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  
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  
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  
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小人用之得其殃如  
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  
壽袖出一瓠令取水瓠忽重沈於水及還失母所在  
但留麥飯筌食之自此絕粒至開元間為江陵副使



後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循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召見  
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至必結壇灌頂  
度人禱雨禳災尤彰感驗○長安罔極寺沙門慧白  
遊西天還進佛真容梵夾召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  
賜號慈愍三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  
月長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新  
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十棗柏葉  
餅一枚世號棗柏大士將齋經往韓莊忽見一虎當  
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  
燭口出白光炳照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

墨坐亡之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

有長者事  
卷一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恩寺傳  
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多疫病醫王真  
老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存心發願人覩之者病  
為愈上聞之召見禮為藥王菩薩老師者疏勒國人  
兩常衣毳袍腰懸數百胡盧頂紗巾持黎杖一黑犬  
同行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化  
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老師冲天而  
去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刑和璞謂尹愔曰漢  
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錯也必有聖人出而



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謬。洛下之言信矣。後六年  
亡。謚大慧禪師。○干闥沙門智嚴求譯經四部。○姚  
崇薨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  
冀以求福。汝曹勿效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  
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  
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  
創寺鑄佛寫經。其屬續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  
事。使得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  
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三年祠孔子墓。詔天下州縣立孔子廟。每代承襲

賜一子官。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  
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真受其衣。感外國  
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  
盧變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  
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圻除之。功德移入  
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九大屋大像亦被  
殘毀。勅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  
胥正敢毀折者。斬。虛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  
後病死。既斂。聞棺中指憂聲。母促開之。乃生。時暑月



身頗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為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亡經年矣。謂虛曰。長官殺害為心。今當受報。虛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歲折佛堂。長官界內猶全。此功德彌天。不谷此間追攝主。志問但以此對。頃之見主。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虛專學割羊脚。合杖一百。仍割身肉。虛曰。去年救毀佛堂。虛界內獨存之願。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在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折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出。焚之。略盡。乃勅兩吏送還。後三十年。無疾而終。太平廣記○苦提流志亡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

鄉○房瑄為廬氏宰。道士刑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入廢寺。坐古松下。使入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盡謂瑄曰。頗憶此邪。瑄恍然悟前身為求師也。○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連水。趙璧入京。舉選。路逢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璧如其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金剛威驗錄

十七年勅天下僧尼令三歲一造籍。此帳始此



述曰出家學道要以從師受戒為之制初未嘗挂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浩籍肅宗至德復令鬻牒謂之香水錢逮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間錢喜律言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噫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荆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勅附入大藏○武功縣丞孫珪常誦金

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骨顛氣絕斂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衆

十九年詔兩京諸郡立太公廟齊太公呂望以漢留侯張良陪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陵雲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之不坐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



於鄭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案故迹造精舍於山之東麓秘書萬齊融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送供夜遶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答禪師開山者誤○敕末尼本是邪見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深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曷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出家之士得以誦習○上遣中書侍郎徐嶠齋醮書召方士張果又見時刑和璞善筭術知入壽夭筭果莫能測師夜光者善視鬼上與果密坐夜光不能見上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音謹附子毒也與之三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嘉酒也取鐵如意擊墮其齒皆焦黑出神藥傳其斂寢頃之齒粲然如故後懇辭還山下制曰張果先生志造高尚迹混光塵問以道樞深會宗極冥升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後入相山不知所終果在梁陳時相曾者兄陳鐵者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于龍門之西山○司馬



承禎告化，勅謚貞一先生。睿宗時，居天台，召入問道。對曰：為道日損，上曰：治身可矣，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順物無私，而天下理。上歎曰：廣成之言也。玄宗朝，遣使迎至京，受法籙，辭歸。王屋山有弟子焦靜，遇仙女，告之曰：子可謁東華青童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貞一也。歸而謁之，先生欣然以授。

二十四年，勅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中書奏：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子妙窮，丹書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道子觀音。二十五年，勅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

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一寺。○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丐入。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簫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勅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



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八月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坐釋奠用官縣禮記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先聖先師周公孔子周禮王官縣諸侯軒縣注官縣鐘磬懸於省與者王官縣四面諸侯縣去一面也鐘者官音以象君也鐘在虞曰縣音玄封顏子為兗國公弟子甘追封公侯伯

二十八年四月帝夢老君玄元皇帝告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乃遣使至鰲屋縣樓觀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得玉像高三尺迎置興慶宮命有司寫玄元真容分置諸郡開元觀○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傳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正月詔諸州置玄元皇帝廟令當州學生

數內習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每年依朔經舉送朝廷置助教一人九月御興慶門樓親試明道德經莊文列子時姚子彥等對策八第○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准僧道格律處分音問處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罰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復來廣州采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正月老君降于丹鳳門外駐立雲端謂參軍田同秀曰我入流沙之日藏金匱靈符於桃林尹令舊宅可奏取以鎮國同秀以聞勅往求之見紫雲



白兔於尹臺之下。掘之得金匱玉版朱書細篆。逆置靈昌殿。是夜樓閣虛空。悉有神燈百官上表以符瑞。潜應乃下制改元天寶。○二月敕封莊子南華真人。四文子通玄真人。列子冲虛真人。庚桑子洞靈真人。四子書為真經。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百人。○西域康居音集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府帝召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食發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客人帳幕間有

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見城樓上天主見形。上令驗之。即誦呪日也。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因此○秘書監賀知章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嘗夢遊帝居。遂請為道士。以宅為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

二年上老君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勅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華首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初沙門楚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之日。眾聞天樂異香。帝於禁中夢虛空有梵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繒錦。



以助役

三載上見金匱靈符有天寶萬載之文遂改年為載  
○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萬衆瞻禮  
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  
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  
召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寺  
○南岳懷讓禪師示寂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  
得法於六祖

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  
秦○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

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  
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存造論以  
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龜決之龜約  
面論邪正旗鼓纒臨筠竟敗北龜遂著翻邪論以攻  
餘黨少遊聞于朝命龜為僧統龜雖  
左漢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珞白鬘  
○敕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內為帝行灌頂法時久  
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淋漓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  
綾素敷天下寺院擇真行童子為都度三人  
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  
皇大帝

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列剎多習騎射詔沙門  
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

亨。玄宗  
第二子

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玄宗太  
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  
留東破賊室金城沙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收  
復遂以平為金吾大將軍至臨皇屢與賊戰大破之  
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  
帛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在

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

水錢

賣牒  
如此

○時寇難方盛或勸帝且憑佛法詔沙門

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  
勝如來文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  
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  
祈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  
授

二載正月祿山子慶緒殺其父自立九月副元帥郭  
子儀破慶緒復京師○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  
奏城南市有僧菜蕪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餓願國運  
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說御



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全禪師為立規  
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全禪師後往池州九華  
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  
皇自成都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  
藥師道場忍法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勅  
答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處伽藍之內亦知覺樹  
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  
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衆朝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  
妙選高行為之志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為  
僧時僧標中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羅  
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

若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復稱年敕不空三藏入內為帝灌頂授戒法  
感大藥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  
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史顏真卿撰碑云動者植者  
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  
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  
入見敕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  
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廢上曰見師云衲釘著懸  
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好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謂御師起立  
云還會廢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上元元年進尊齊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視文宣王。○  
敕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吳興  
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  
光。翌旦師入闕。關吏問何來。答曰善誦法華。遠來受  
戒。關令以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  
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爲受戒。  
賜名天光。封天下上座。○敕僧尼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無稱臣  
禮。自唐令瑄首壞其端。此事未見所出歷世因之。於是不  
疑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之道。尊  
居三寶爲世歸依者。必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

某以存故事其間自叙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  
重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  
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  
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  
士。尚知以道自高。況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  
事世主。自取汗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  
大體者矣。

召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  
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  
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雞卵。取白傅頭瘡。坐是之由。



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鄧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初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朝川嘗遊吟其間母喪表請以朝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三十二天諸天王當是四門天王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一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前二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

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侁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茹寶和大師敕長安立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之識也

法運通塞志第七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法苑通塞志第八

佛祖統紀卷四十二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代宗 諱肅宗長子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輦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顯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賁等於大明宮南桃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搗辱僧



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  
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頌戴送還勅韶  
州刺史楊瑊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  
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章敬沙門  
崇慧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  
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咒○鎮國  
純陀三藏亡年六百歲

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  
姑蘇支硯山沙門道遵左漢弟子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  
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郡刺史  
韋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

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衛州別駕周伯達  
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  
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竦懼即蔬素轉加勤誦  
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  
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  
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  
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眾而逝依沙門法火焚  
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  
見山澗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  
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



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爲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算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雄山嶺山嶺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算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答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答曰二十一師曰三七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識算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

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縊殺之○詔徑山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敕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



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祖下○七月詔建孟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大廟迎入內道場具幡華鼓吹迎行衢道首僚迎拜歲以為常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文柳○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

諸臣並覩光相自子夜至雞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講經當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頃刻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邪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敕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敕太子詹事古

佺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三藏告病詔加

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及示寂帝輟

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敕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敕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維那為三如闡文綱

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利宜詣右銀臺

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

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安國寺  
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僉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曰州將

太守兼職兵者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傳張戀反可免

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給綵黃金澡罐勅寫真容入

內供養○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

觀及請度僧尼

德宗造代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紫衣充  
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



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四明無生居士  
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  
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  
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秘天竺故令發願哀請下本  
經偈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衣冥坐三  
十年足不踏地口不嘗味萬有萬然虛憍此身不動  
侍郎權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  
又焉知此地之冥坐不為他方之說法者乎  
三年救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  
京者於祠部納告唐稱符告者與品官告身同今時俱稱度牒  
興元元年救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終之餘

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停納仰三  
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南山事鈔衣法篇及亡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  
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官中常聞  
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  
乃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荆溪禪師深得心  
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行於  
世吏部郎中李華嘗從荆溪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  
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  
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荆溪云○梁  
肅記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



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韋臯為西川節度使。初，臯生，一月有梵僧見之，曰：別，又得無恙乎？兒為一笑。衆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在蜀。及是而驗。臯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卿落廢寺為學舍材。敕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

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號癩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窰，宣麻瓚寒涕垂頤，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其後五世，泐為一家，曰：瀟仰。曰：臨濟。子禮，反。四瀆之五年，敕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



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敕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行山詩集藏于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觀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賜號清涼法師

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敕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敕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詔蜀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實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敕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左街功德使實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令僧衆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



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

四十卷此經三譯晉譯六十卷唐武后朝八十卷今德宗朝四十卷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孟蘭盆供宰輔皆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期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

入中國學秘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

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採之乃善導和上

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候見導

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

功必生安養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

往新定今嚴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之錢誘小兒念

佛月餘孫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

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集衆升座高聲唱

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

然

順宗諱德宗長子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

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水中月月可見

不可取帝說師得法於石頭遷師○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

於天台遂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

始也



憲宗

然。順宗長子。

元和元年，敕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此。○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隸焉。

姓吐突，名

承璀，官者，承璀七罪反。

○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

○詔鵝湖太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

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問：「措帝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師得法於馬祖。○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內殿，咨問禪法。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敕佛安國寺白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律即是法，法不離



釋○馬即婦者出陝右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之明且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且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他旁客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此普賢聖者閱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誦經僧僧曰當時五人唯我得度由汝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衆生之性體也此尊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敕有司鑄金印封爲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爲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八偈見長慶集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



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勸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自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漉離，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言訖，松公膝而化。○救諫議孟簡補闕蕭俛於醴泉寺監護譯

經潤文。○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溪，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玳瑁盃對飲，醉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般若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真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



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別文載翁說偈曰一念淨

塔寶塔畢竟化為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年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般若三藏譯本

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文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林以來

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

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入僧堂設長連牀施

音架掛搭道具置十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

之名禪苑清規

法師智警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乘講居衡岳寺

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所述頗符佛意而闕

人緣可辨辨見周施飛走禮辨俗邵後二十年衆當自集

誓遂鬻衣易米日炊飯散郊外感群鳥來集誓祝之

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薊城開講座下

千衆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拯上疏請謚曹溪六祖敕謚大

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為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軍與賊

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既而官

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敕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三

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



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鍊頂灼膚以為供養刑  
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  
後亂亡晉魏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後世  
俗薄故亂周孔以仁  
義為前驅佛以真道為救世皆所以易薄俗也國祚  
脩短係之定命非佛法之可登梁武是住世四果聖  
人臨終尚修齋戒當時史臣不足以及知故言索蜜荷  
荷而齋退之創為餓死臺城之言甚為褻瀆後此君  
子刻用佛本夷狄之人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  
生中天竺國  
如此方乃天竺之東境邊方豈當以中天為夷一大  
藏教皆先佛之道豈非法言壞色袈裟出世標格豈  
非法服行法王法故君不得而臣為出家士故父不  
得而子然於忠孝之道所以報君與親者非世俗區  
區所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尚穢之餘豈宜以入

官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  
禍福九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  
裴度等勸貶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死實未嘗滅留取  
舍利為世生福所在之處是  
為道場何有憐乎官禁金剛堅固一切物不能壞何  
能壞以水火佛道慈恕雖毀之不校然護法天神自  
能降罰今帝怒抵死灼然必得其報大能  
大臣救勸是亦佛力慈救罰不致死也○初舍利入  
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群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  
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  
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  
無對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鑑  
古德云許韓愈識佛光○二月敕翰林學士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鶯阜有阿  
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



宗遷之洛邑。天右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  
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官。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  
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緣穡豐。二十四日。奉佛骨。還  
于岐陽。舊塔。韓愈至。潮聞。大顛禪師之名。請入郡  
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顛得法於石頭  
遷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義忠為侍  
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  
慧拔。愈大喜。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  
處。一日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  
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座  
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

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進前語云。晝夜一百八。意  
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  
道理。愈云。適來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  
對侍郎。佛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趁出院。保慶云。首座知後。大顛不單行。八月遷表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二襲。以  
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答書稱  
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  
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  
來往。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表州。留衣服為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惡。  
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孟簡復服之曰彼揚墨老氏之書於理偏虛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敷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非求饒糜覲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媪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退之喜大顛如文暢喜澄觀而世人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求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求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

耳交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述東坡之鑒也  
涪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無音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  
為夷也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  
予嗜浮圖言誓予與浮圖遊退之以言與遊兩端為  
兩節解釋近隴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  
皆有關鍵

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重述退之意責不浮圖誠

有不可斥者先立此句為與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

之其於性情顯然不與孔子異道次釋其言與儒書

此兩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

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

友責退之不及楊子尚不斥非曰以其夷也騰

墨之怪險退之何當斥浮圖之廣大退之

之指佛為果不信道而任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

而賤李札申余乎秦之先秦秦之先秦秦之先秦秦之先

名求實者矣責退之果以其法為夷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再述佛圖之



不當退之所罪者其迹也先立此句責退之曰斃而但觀迹而不知心縑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出退之觀以世間之俗務者若是雖吾亦不樂也觀迹之見退之忿其外而違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正責退之觀沙門之法去世浮榮故為剃染之容修習梵行故無夫婦之累至如出家學道所以外濟父母之神明而在天宮淨土之歸者如此報恩為至極也非同俗士但在於生事死葬鬼身之而已矧出家者身參三寶世所敬豈復責之以不耕織乎無野人莫養君子請借此義退之不知出家學道者之心是不知石中有玉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與其人遊者立此句為與浮非必能通其道俗儒不之妙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求盡通閑者為多但知喜其清散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也正說俗士唯以則舍是其焉從不慕復何所慕舍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捨同焉音煙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釋正通通易論語旁合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雖在閑亦足又父子咸以垂世立言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信其所學則其賢於有所師法為莊墨申韓之言此子厚所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此子厚所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任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為比楊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



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  
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  
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况之俾其易領  
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  
從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  
能優入此宗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  
無姓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吾  
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  
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任佛非柳子不足  
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  
言也

韓愈本潮州第四女孳年十二死干道瘞商南山下  
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為壙文曰愈為  
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  
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  
揭陽之地

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  
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任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  
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  
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  
心以治天下國家莫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為辨生於



未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叔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荆公猶東坡龍先生尚明教之說荆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己切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孰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嘗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

叛其說而不知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怒孰有怨天而悔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聖作為夷狄道原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班孔讀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道原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性原人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乎人原先朝迎佛骨而升遐近於幸灾直諫左遷



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賀尊長修史之禍

而勇於排佛答劉秀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塞類

如毛類傳送窮文之類博塞見張籍書高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

舊唐史謂韓子性偏僻剛訂於道不弘考其書觀

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

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

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譏沮

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

好毀者云其條文之辭大略如龍先生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二始孟

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楊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

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

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

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

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

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

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

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都是論其

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

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